

## 第十回 霍秀夫潛逃旅邸 安祿山大破潼關

話說華行雲在觀音像前焚香拜祝，說道：「昨因霍郎有病，曾許下心願，今幸喜好了。奴家今自虔誠拜謝，蒙大士打救，不勝感激。」遂倒身祝贊起來。那知霍秀夫悄悄在暗地聽得明白，說道：「原來雲娘在此為小生禱告。」遂對行雲道：「我們是露水夫妻，這般情重，今日就在菩薩前，說下誓來。」兩人一齊跪倒。霍生道：「小生霍都梁，目下功名有分，便與華行雲夫榮妻貴，永不相忘。」二人拜起，霍生道：「小生還有一句話要先說過，若是日後倘遇那題箋人兒，只得雙諧姻緣。」

行雲道：「到那時再講他。」兩人發誓敘談，不題。

卻說昨日兩個捕役，竟把孟駝婆鎖住，扯扯拿拿來尋霍生。

孟婆道：「可憐那，我那裡曉得甚麼別樣勾當！我為霍秀才的病，這箋詞、釵子，他付我叫換《春容》的，是甚麼牽頭？」

捕役喊道：「你不必巧言花語，此間已到華行雲門首，不可大呼小叫，哄他出來才好。」遂輕輕叩門，行雲裡邊問道：「尋那個的？」捕役道：「來尋霍都梁。」霍生聞聽。覺得詫異，遂抽身迴避，行雲方才問道：「尋他怎麼？」開了門一看，捕役撞進道：「還問怎麼？怎麼包關節，勾良女，現有女駝供狀。」孟婆道：「華行雲！快喚霍秀才來，當面對一對，我與他做甚麼牽頭，把我無原無故這樣拷打？苦惱！苦惱！」正在辨理，忽見鮮於佶走進門來，問道：「那裡一班閒人在此囉喏？」捕役道：「不是甚麼閒人囉喏，為的是打關的。」鮮於佶道：「打關的是那個？」捕役道：「是霍都梁。」鮮於佶道：「哇！

哇！哇！霍相公是我好朋友，是個有才學本分的人，那裡乾這樣事？休來胡撞。有何憑據呢？」捕役道：「這位相公說得有理。常言道：拿賊拿贓，獲奸要雙。」遂把箋、釵遞與鮮生道：「這是甚麼物件？」鮮生道：「是一幅箋紙。」捕役道：「這箋紙你說那個寫的？是如今知貢舉的老爺的小姐筆跡，那霍都梁先畫一幅《春容》小像，偷送與小姐，又勾引小姐，寫出詩箋來答他。意思無非借此風月傳情，暗通關節，這金釵是與這駝婆子的，央他兩邊走動，就是真贓。實犯拿去還要拶夾，自作自受，怎說俺是挾詐斯文？況且，鄺老爺關防甚嚴，若知道了，豈肯輕放？連這華行雲也是緊要人犯。快說！霍都梁在那裡？若隱藏了，就了不起。」華行雲聞聽，害怕哭訴道：「出場後已竟收拾回去，實不在此。」捕役道：「既不認帳，鎖他去罷。」鮮於佶攔阻道：「且慢慢的商量。自古道：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遂把行雲扯在背地，輕輕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前日與這駝婆箋釵，都被這些人拿獲到手，是硬做不得的，快快收拾些物件，好生打發他們，出門便了。」行雲心慌道：「奴家身邊沒有別物，只有金鐲一付，金簪環一匣，憑鮮相公給與他們，銷了這事罷。」鮮生道：「快取來。」行雲轉後取來，遞與鮮於佶。鮮生接過說道：「我自自有處。」轉身說道：「列位班頭，如今霍相公，場完就回去了，不在這邊；這華行雲不過暫與他相處，一個女人家，那裡曉得他來蹤去路？有些薄敬，列位收下，做個人情，看學生面，放了罷。」遂把東西塞在捕役袖中。捕役道：「一樁天大事，這幾件東西怎生了帳？來不得，來不得！」行雲道：「這卻沒法處了。」鮮於佶道：「也罷，我為著朋友分上，我腰間還有剩下兩錠銀子，湊出遂與他罷。」行雲道：「多謝了！只一件，那詩箋不可留在他們手裡。

既添銀子，須索取贖才好。」鮮於佶對捕役道：「列位，這小娘子身邊委實沒有什麼東西，我替他再添你二十兩雪花銀，寬釋了他，還了他那詩箋罷。」捕役道：「相公，你先前講的話，忒不通，如今怎樣知起道理來了？千看萬看，看你尊面，真個是人情大似法度了。」把詩箋遞過，行雲收訖。鮮生向捕役道：「多謝了。」孟婆開口道：「列位老爺，可憐我是個殘疾人，也放了我罷。」捕役喝道：「哇，你是放不得的，還要拿去法司衙門，審明定罪，才見得我們不是訛詐；還要在霍都梁原籍關提勾當。」遂把駝婆鎖牽而去。鮮於佶方問行雲道：「這事怎麼起的？」行雲道：「連奴家也不知怎麼起。好好在家裡，忽然這些差人一擁進來，那裡容人分辨。」鮮生道：「想是那駝婆口才不穩當，把前事對人講說。哎呀！如今是甚麼時節，略不謹慎，便弄出事來。我問你，霍兄在那裡。」行雲道：「在後面房裡，進去相會罷。」霍生見了鮮於佶，不覺淚下。

行雲道：「太虧了鮮於相公，自己破費許多，方才免得囉喏。」

奴家詞箋也贖過來了。」霍生接過收了，遂拜謝鮮生。鮮於佶扯住說：「我兩個幼年相與朋友，是何等交情，怎麼倒謝起來。」霍生道：「鮮於兄，你曉得我平生那裡吃過這苦？倘若到官，不分皂白，審問起來，卻怎生抵對。」鮮生道：「也不妨。」

霍生道：「那丹青秉然是我畫的，恰好像那小姐；那詩箋又是鄺小姐真筆，供說燕子銜來，就渾身是口，誰人肯信？定是要受刑問罪，我的命定是沒有的了。」行雲聞聽，不勝傷感。鮮於佶道：「霍兄，這樁事，看起來不妨，我幫了你承個頭，與那些狗頭們當官辯論一場，料不輸與他，不消遠去得。若去了，卻不誤功名大事。」霍生道：「老兄，如今性命要緊，功名二字也題不起了，只得與兄相別，別後事情，還要與我照管一二。」鮮於佶道：「果然要去，這別後事情，小弟自然為兄打點，安頓得妥帖，不必掛心。」霍生背地說道：「也罷。往陽尋秦老師罷。」轉回身來，遂與行雲並鮮於佶灑淚而別，匆匆去了。這鮮生也別了行云。走到路上，歡喜道：「果然算計的好，去也去得幫襯，我不免再說與老臧，叫他放心，打進字號去便了。」把鮮於佶作弊事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老將哥舒翰，奉命把守潼關，一聲吩咐將士們：「你看漁陽兵馬，紛紛如蟻，搶上潼關來了。待逼近時，並力衝殺前去，不可退縮！」眾軍遵令，緊緊守定。再說那安祿山，領著何千年並數萬雄兵，向前進發，祿山道：「此去潼關不遠了！

哥舒翰兵馬在此，你與我殺將上去。」言猶未了，兩軍對壘，渾殺一陣，哥舒翰敗走。祿山大笑道：「你看哥舒翰這老兒，不過一兩陣，那些兵馬都紛紛鼠竄。牙將何千年，你可領鐵騎五千人，殺進潼關，撞撞長安便了。」何千年得令去後，不知打破潼關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